神道大編歷宗通儀

神道大編曆宗通議卷第六

北朝四曆敘

西魏孝靜帝以壬子曆氣朔稍遠興和元年命李業興改正光曆後齊文宣受禅命宋景業造天保曆至後王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非之乃上甲寅元曆時又有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事孝孫更造甲子元曆與宋景業爭論未定屬周亡不行

正元議

西魏孝靜帝興和元年以壬子曆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曆亦乖舛命李業興改正立甲子元曆詔以新曆示齊獻武王田曹參軍信都芳駁業興曰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新曆歲星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新曆鎮星在角十一度留天上鎮星在亢四度留新曆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

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為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以来八九餘年恒不及二度今新曆加二度至於又伏晨見纖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少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来歲常不及故加十度亦知猶不及五度適欵併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来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一曆推之分

寸不異行星三日損校四度如此之事無年不有至其伏見還遲依術法芳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却業興推步已來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參校業興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考洛京已來日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興曆首尾鎮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曆

之火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常或不應度祖冲之曆多甲子歷十日六度何承天歷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曆還與壬子元同不有加增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歷無舛今此亦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為異業興以天道高遠測步難推五行伏留稍考不易人目仰闚未能盡叅但取其見伏大歸略其中間小謬如此曆便可行若專據所

見之驗不取出沒之效則曆數之道其幾廢矣
夫造曆者鄭之與朔貫穿於千年之閏間餘斗
分推之於毫厘之内必使盈縮得衷閒限数合
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陽曆陰曆纖芥無爽損益
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
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猶甲子難值又難值
甲子復有差分如此蹐駁參錯不等今歷癸元
甲子之率同遵合璧連珠其言不失法理分明

情謂為可如芳所言信亦不謬但一合之衆星度不驗者至若合終必還依術鎮星前年十二月二十日見差五度今日差三度太白前差四度今全無差以此準之見伏之驗尋效可知將来永用大體無失芳云以去年十二月中筭新曆其鎮星以十二月二十日在角十一度留天上在亢四度留是新曆差天五度太白歳星並各有差校於壬子舊曆鎮星差天五度太白歳

星亦各有差是舊曆差天為多新曆差天為少
凡造曆者皆須積年累日依法候天知其疎密
然後審其近者用作曆術如熒惑行天七百七
十九日太白行天五百八十三日歲星行天三
百九十八日鎮星行天三百七十八日辰星行
天一百一十五日其晨夕之法皆一遲一疾一
留一逆一順一伏一見七頭一終必須測知七
頭然後造曆為近不得顧者其曆甚疎自五帝

三代以来及秦漢魏晋造曆者皆積年久測術乃可觀若二四年間倉卒造者當時或近多載必失今甲子新曆雖有少差校於壬子元曆三星行天其差爲密獻武王上言必詔付外速施行

天保議

後齊文宣受禅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讖造天保曆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受籙

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三十五以為部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法文宣大悅乃施用之其曆統曰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六筭外章歲六百七十六度法二萬三千六百六十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曆餘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至後至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議曰宋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學非探賾識殊深

解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寫子換母頗有變革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便日之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能知其表裏遲疾之曆步又不可以旁通妄設平分虛退冬至虛退則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故加時差於興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符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曆並以六百五十七為率二萬二千三百三十八為部五

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又有廣平又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信並棄舊事更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晷影之長短定日行之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劉孝孫以百一十九為章八千四十七為紀九百六十六為歲餘甲子為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為章四萬八千九百為紀九百四十八為日法萬四千九百

四十五為斗分元紀共命法略旨遠日月五星
並從斗十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
符其日影俱合循轉無窮上拒春秋下盡天統
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以二人新法考之無有
不合共年訖於敬禮及曆家豫刻日食疎密六
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
言食於申時鄭元偉董峻言食於辰時宋景業
言食於巳時至日食乃於卯申之間其言皆不

能中爭論未定遂屬國亡

周隋六曆敘

西魏入關尚行李業興正光曆至周明帝武成元年詔造武成曆麟趾學士庚秀彥等採祖恒舊議通簡南北之術自斯以後頗覩其謬故周齊共時曆差一日後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丙戌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筭外章歲三百九十一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日法二十九萬一百六十朔餘

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一斗分五十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曆餘二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恭用推步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丙寅元曆其術施行時隋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因張賓盛稱高祖非人臣相自陳代謝之證故開皇四年詔行張賓曆十四年日食不効命張胄元恭定新術十七年張胄元奏曆成會顏慜楚

上言閻作大衍曆云後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帝歆神其事詔頒行冑元曆時有劉焯更劉孝孫曆法日七曜曆上之冑玄害之遂罷焯又增修曰皇極曆駁正冑元之短袁充冑玄共排之其曆竟不行

天象議

周武帝天象初太史上士馬顯表曰臣按元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鄭宣發欽考詳

晷緯布政授時以為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盈縮之期致舛咎徵之道斯應寧止蛇或乘龍水能沴火因赤王羊掩曜金鷄喪精年化闕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於斯為重自炎漢已還迄於有隋運經四代事涉千年月御天官不乏於世命元頒朔互有沿改驗近則疊璧應辰經遠則連珠失次義難循舊其在茲乎大周受圖膺籙牢籠萬古時夏乘殷斟酌

前代曆變壬子元用甲寅武帝索隱援顧蓋性
窮理以為此曆雖行未臻其妙爰降詔旨博訪
諸賢并勅太史上士馬顯等更事刊定務得其
宜然術藝之士各封異見凡所上曆合有八家
精麤踳駮未能盡善去年冬宣帝乃詔臣等監
考疎密更令同造謹案史曹舊簿及諸家法數
棄短取長共定今術開元發統肇自丙寅至於
兩曜虧食五星伏見參校積時最為精密庶鐵

炭輕重無失寒燠之宜灰箭飛浮不異陰陽之度上元丙寅至大衍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筭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蔀法二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為章會法月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曆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五會日百七十三會餘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九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

其曆術別推入蔀會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分推步加減之焉乃為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

開皇張賓曆議

時隋高祖作輔方行禪代之事欲以符命曜於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與劉暉互相自云洞曉星術因盛言有代謝之徵又稱上儀表非又

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禪之初擢
賓為華州刺史與儀同劉暉前太史上士馬顯
等議造新曆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開皇
四年二月撰成奏上高祖詔曰張賓等存心算
数通洽古今每有陳聞多所啓沃畢功表奏具
披覽使後月復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餘罕
留後朔之旦減朓就朒懸殊舊準月行表裏厥
途乃異日交弗蝕由循陽道驗時轉算不越纖

毫遊聽前修斯秘未啟有一於此寔為積紊宜頒天下依法施用張賓所創之曆既行劉孝孫與劉焯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勘凡有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星別元其四云賓等唯知日氣餘分拾盡而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

五云賔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賔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爲朔不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爲定凡六事微妙曆數大綱聖賢之通術而暉未曉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賔等推則去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考賔等依據循彼迷蹤蓋是失其菁華得其糠粃者也又云魏明帝時有尚書郎楊偉修景初曆乃上表立義駁難前非云加時後天食不在朔然觀

楊偉之意故以食朔爲真未能詳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曆表云月行不定或有遲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曆之意也承天欲立合朔之術遭皮延宗飾非致難而又得行至後魏獻帝時有龍宜弟復修延興之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習之不廢據春秋書食乃天之驗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曆皆有其意未正其書但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爲朝會之首

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而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今孝孫曆法並按明文以月行遲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縱使頻月二三得天之統大抵其法有三第一勘日食證恒在朔毛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筭符合不差春秋經書日食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經書有朔推與甲子元曆不差

八食經書並無朔字左氏傳云不書朔官失之
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云不
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曆推筭俱是朔日
丘明受經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皆臆說也
第二勘度差變驗尚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即是唐堯之時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時
昴星正午案行書記年堯元年丙子今以甲子
元曆術推筭得合堯時冬至之日合昏之時昴

星正午漢武帝太初元年丁歲丑落下閎等孝定大初曆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初今以甲子元曆術筭即得斗末牛初矣晉時姜岌以月食驗於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歲何承天考驗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雖言冬至後天三日前後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堯年漢日所在既殊唯晉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變差今隋甲

辰之歲考定曆數象以揩大道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第三勘氣影長驗春秋緯命曆序云魯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曆術推筭得合不差宋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考驗起元嘉十三年為始畢元嘉二十年十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與影長之日差校三月令以甲午元曆術推筭但是冬至之日恒與影長符合不差十

三年丙子天正十八日曆注冬至十五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二十年癸未天正六日曆注冬至三日影長即是今曆冬至日於時新曆初頒賓有竄於高祖劉暉附會之升為太史令二人斗議并短孝孫言其非毀天曆率意迂怪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事斥罷後賓死孝孫為掖縣丞委官入京又上前後為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留孝孫直太史累年

不調𢊍宿覲臺乃抱其書弟子與觀伏閤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上奏其善即日擢受大都督遣與賓曆比校短長

開皇張胄元曆議

信都張胄玄以筭術直太史與劉孝孫共短張賓曆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尅

而食尚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無驗胄玄
所尅前後妙衷時起分數今如符契孝孫所尅
驗亦過半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
舊法義難通者令劉暉與張胄玄等辯之暉無
所荅胄玄通者五十四焉於是高祖引孝孫胄
玄等親自勞徠既而孝孫與胄玄因言日長景
短之事高祖大悅令與參定新術至十七年胄
玄曆成奏之言前差一日上序楊素等定其短

長劉暉等執舊曆術法相駁難不決會內史通
事舍人顏慜楚上言漢時洛下閎改顓頊曆作
大初曆云八百歲此曆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
計今相去七百二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
謂其在今乎高祖欲神其事遂詔行冑元曆擢
拜為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冑玄學祖冲之
兼傳其師法自茲厥後尅食頗中其開皇十七
年所行曆術命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

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命起居七度諸
法率更有增損
胄玄謂曆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
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
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劌曆法嫌沖之所
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
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撿古注所失極多遂折
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别漸移八十三

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月永星火次附漢曆
宿起斗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蹏造
丙寅元曆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
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胄因
而用之莫能者正胄玄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
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
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
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

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一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氣每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內外入限便蝕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

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後始用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當為蝕若月行內黃道則在黃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黃道在黃道之南也然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曆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準胄玄候之各得真率

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肖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

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水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歷步行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九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

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曆食分依平即用推
驗多少寔數罕符胄玄積候知月從水火土金
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背十
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
曆加時朔望同術胄玄積候知月蝕所在隨方
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
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曆交分即為蝕數
去交十四度者添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三分去

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自古諸歷未悉其原胄玄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月便盡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矣胄玄所立蝕分最為詳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率胄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

縮使其然也凡此胄玄獨得於心論者渙服其精密

皇極議

開皇十六年冀州劉焯增損劉孝孫曆法更名七曜曆以奏之與胄玄之法頗相乖與袁充與胄玄害之遂罷開皇二十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曆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徵天下曆算之事咸集於東宮劉焯以太子

新立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曆校正胄玄之短
太子嘉之未獲考驗焯爲太學博士負其精博
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至仁壽四年焯言胄玄
之誤於皇太子曰胄玄法望晦朔違古且脉氣
節閏候乖之其命時不從子半晨前別爲後日
日躔莫悟緩急月逡妄爲兩種月度之轉輒遣
盈縮交會之際意造氣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
月星之度行無出入應黄反赤當近更遠虧食

爭準陰陽無法星端不協珠璧不同盈縮失倫
行度愆序去極晷漏應有而無食分先後彌為
煩碎測今不審考古莫通立術之疏不可紀極
仍上啟曰自木鐸寢聲緒言盛燼羣生蕩析諸
夏沸騰曲折雲浮疇官兩絕曆紀廢壞千百年
矣焯以庸鄙荷蒙甄擢專精藝業耽翫數象自
力羣儒之下冀覩聖人之意則皇之初奉勑修
撰性不諧物功不克終猶被冑玄竊為已法未

能盡妙協時多爽尸官亂日躔點皇猷請徵胄玄參驗其長短焯又造曆家同異名曰稽極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諸葛穎因以侍宴言劉焯善曆推步精審證引陽明帝曰知之久矣仍下其書與胄玄參校胄玄駁難云焯曆有歲率月率而立定朔日有三大三小案歲率月率者平朔之章歲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猶似減三五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為

十六也校其寔理並非十五之正故張衡及何承天創有此意為難者執率以校其率率皆自敗故不克成今焯為定朔則須檢其平率然後為可互相驗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分陽宮太史奏曰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曆表充方幸於帝左右冑玄排焯曆又會焯死曆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

總議

天之高日月星辰之速寒燠雨暘氣數之不齊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而計之猶可運之於掌上及其久也有非巧算之所能計此曆久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曆君子因而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後踈遠或增損前人之舊而史加詆毀則非矣自黃帝以來曆凡六十餘家皆由氣朔經度或

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如調曆顓帝爲曆宗主漢則不能定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在課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爲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翊又復攄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元大衍之曆行實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

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北齊文宣悅宋
景業讖之侫緯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
陳代謝之謠而改行開皇曆上之改曆者悅佞
喜諛初不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
精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古至詳常不為張胄
玄所容下之造曆者昌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
是非也天道高遠曆法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
曰日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曰斗分有差更

定豥卒可也其曰五星疎遠更驗星纏可也其
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雖異其所入
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
之則為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曆如劉孝孫
曆法焯更名七曜曆又更為皇極曆一法而異
用一曆而數名大抵然也

秘録神道大編論曆全書卷第六終

神道大編曆宗通議卷第七

唐朝八曆敘

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仲察夫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其始未嘗不精密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之然

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故唐祚二百九十年而曆凡八改高祖受禪東都道士傅仁均善推步之學太史令庾儉丞傅弈薦之詔仁均考恭議合受命歲名為戊寅元曆詔司曆起二年用之擢仁均員外散騎侍郎高宗時戊寅曆疎淳風作甲子元曆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曆古曆有章蔀有元紀有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淳風為總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

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為木渾圖以測黃道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為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經緯曆參行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詔二年元日用甲申故進以癸未晦焉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用周正以十二月為臘月建寅為一月神功二年司曆以臘為閏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為閏十月是歲甲子南至改元聖曆命瞿

曇羅作光宅曆將用之三年罷作光宅曆復行夏時玄宗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食比不效詔僧一行作大衍曆準大衍數以立術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宿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曆官陳玄景等次為曆術七篇又著曆議十篇以考古今得失畧例一篇以明述作本旨起十七年頒於有司時有九執曆自西域來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善美

瞿曇譔者悉不得預改曆事奏二十一年大衍
曆與九執曆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
亦非之詔侍御史李麟太史令桓執圭較靈臺
候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二焉
罪說等而是否決自太初至麟德有二十三
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大衍倚數立法固無
以易而最為精密矣肅宗時山人韓穎上言大
衍曆或誤帝疑之以穎為太子宮門郎直司天

臺又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曆起乾元元年用之訖上元三年代宗寶應以至德曆不與天合鄭猷之因大衍舊法造五曆紀德宗建中以氣朔稍後徐承嗣雜麟德大衍術造正元曆憲宗元和徐昂上觀象曆穆宗長度以觀象測驗不合詔日官造宣明曆昭宗景福以宣明數差邊岡造崇玄曆邊岡用算巧妙能馳騁反覆于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具卯

雖志遠大衰序之法廢然雖籌策便易人皆異
于本原矣其餘諸曆紛紛改作不過依倣大衍
之舊術耳

戊寅議

傅仁均列曆之大要所可考驗者有七曰唐以
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戊寅日起甲子如漢
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昴
合于堯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蝕

限合于詩三也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曆序四也月有三大三小則日蝕常在朔月蝕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符陰陽之始六也若遲疾定朔則月行朏不東見朔不西朓七也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當蝕比不效六年詔吏部郎中祖孝孫考其得失孝孫使算曆博士王孝通以甲辰曆法詰之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七宿畢見舉中宿言耳舉中宿

則餘星可知仁均專守昴中執文害意不亦謬乎又月令仲冬昏東壁中明昴中非為常準若堯時星昴昏中差至東壁然則堯前七千餘歲冬至昏翼中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又平朔定朔舊有二家三大三小為定朔望一大一小為平朔望日月行有遲速相及謂之合會晦朔無定由時消息若定天小皆在朔皆合

會雖定而節元紀首三端並失昔上合履端之始下得歸餘于終合會有時則甲辰元曆為通術矣仁均對曰宋祖沖之立歲差隋張胄玄等因而修之雖差數不同各明其意孝通未曉乃執南斗為冬至常星夫日躔宿度如郵傳之過宿度既差黃道隨而變矣書云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孔氏云集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又云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既有先後之

差失如定朔然詩云十月之交朔月辛卯又春秋傳曰不書朔官失之也自後曆差莫能詳正故秦漢以來多非朔蝕宋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見意不能詳究乃為散騎侍郎皮延宗所抑孝通之語乃延宗舊說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唯朔分氣分有可盡之理因其可盡即有三端此乃

紀其日數之元爾或以為即夜半甲子朔冬至者非也冬至自有常數朔名由于月起月行遲疾匪常三端安得即故必須日月相合與至同日者乃為合朔冬至耳孝孫以為然但略去九昧潤者九年復詔大理卿崔善為與孝通等校定善為所改凡數十條初仁均以武德元年為曆始而氣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是復用上元積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貞觀初

直太史李淳風上疏論十有八事復詔善爲課二家得失其七條改從淳風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曆分日起于子半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初爲朔遂差三刻司曆言之初及半日月未離淳風之法較春秋以來晷度薄蝕事皆符合國子祭酒孔穎達等參議請從

淳風又以平朔推之則二曆皆以朔日冬至于事弥合且平朔行之自古故春秋傳或失之前謂晦日也雖癸亥日月相及明日甲子為朔可也從之十八年淳風又上言仁均曆有三大三小云日月之蝕必在朔望十九年九月後四朔頻大詔集諸解曆者詳之不能定庚子詔用仁均平朔訖麟德元年仁均曆法祖述胄玄稍以劉孝孫舊議參之其大最疎于淳風然更相出

入其有所中淳風亦不能愈之今所記者善為
所載也

大衍議上

曆本議曰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於一地數
始於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
于十合二終以紀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
六合二中以通律曆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

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参伍相周宅于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自五以降為五行生數自六以往為五材成數錯而乘之以生數衍成位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一六為爻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成數乘生數具算六百為天中之積生數乘成數具矣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二十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成數約中積

皆十五綜生數約中積皆四十焉而為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矣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曆之大紀也大數象微于三四而章于七八卦有三微策有四象故二微之合在始中之際焉蓍以七備卦以八周故二章之合而在中終之際焉中極居五

六間由闔闢之交而在章微之際若人神之極也天地中積千有二百揲之以四為文率三百以十位乘之而二章之積三千以五位乘八象為二微之積四十兼章微之積則氣朔之分母也以三極參之倍六位除之凡七百六十是謂辰法而齊于代軌以十位乘之倍大衍除之凡三百四是謂刻法而齊于德運半氣朔之母千五百二十得天地出符之數因而三之凡四千

五百六十有七精返初之會也易始于三微而生一象四象成而後八卦章三变皆剛太陽之象三变皆柔太陰之象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一柔二剛少陰之象少陽之剛少陰之柔有始有壯有究蕪三才而兩之神明動乎其中故四十九象而大業之用周矣數之德圓故紀之以三而变于七象之德方故紀之以四而变于八人在天地中以閏盈虛之变則閏餘之初而氣朔

所虛也以終合通大衍之母虧其地十九九百四十為通數終合除之得中率四十九餘十九分之九終歲之弦而十分復初之朔也地于終極之際虧十而從天所以遠疑陽之戰也夫十九分之九盈九而虛十也乾盈九隱乎龍戰之中啟不見其首坤虛十以導潛龍之氣故不見其成周日之朔分周歲之閏分夫一章之弦一節之月皆合于九百四十蓋取諸中率也一策

之分十九而章法生一揲之餘七十六而蔀法
生一蔀之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七以通數約
之凡二十九日餘四百九十九而日相及于朔
此六爻之紀也以卦當歲以爻當月以策當日
凡三十二歲而小終二百八十五小終而與卦
運大終二百八十五則參伍二終之合也數象
既合而遊行之變在乎其間矣所謂遊行者以
爻率乘朔餘爲十四萬九千七百以四十九用

二十四象虛之後以爻率約之爲四百九十八微分七十五大半則章微之中率也二十四象象有四十九蓍凡一千一百七十六故虛遯之數七十三半氣朔之母以三極參伍以兩儀乘二十四爻因而併之得千六百一十三爲朔餘四揲氣朔之母以八氣九精遯其十七得七百四十三爲氣餘歲八万九千七百七十三而氣朔會是謂章率歲二億七千二百九十萬九百

二十而無小餘合于夜半是謂蔀率歲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萬五千二百而大餘与歲建俱終是謂元率此不易之道也策以紀日象以紀月故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為日度之準乾坤之用四十九象為月弦之檢月之一度不盈全策月之一弦不盈全用故集餘萬五千九百四十三則十有二中所盈也用差萬七千一百二十四則十有二朔所虛也綜盈虛之數五

歲而再閏中節相距皆當三五弦望相距皆當二七升降之應發斂之候皆紀之以策而從月者也日行曰躔其差曰盈縮積盈縮曰先後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朏夕見曰朓今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爲定朔舒亟之度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月行曰離遲疾曰轉度母曰轉法遲疾有衰其變者勢也月逶迤馴屈行不中道進

退遲速不率其常道中則為速不及中則為遲積遲謂之屈積速謂之伸陽執中以出令故曰先後陰含章以聽命故曰屈伸日不及中則損之過則益之月不及中則益之過則損之尊卑之用睽而及中之志同觀晷景之進退知軌道之升降軌與晷名舛而義合其差則水漏之所從也總名曰軌漏中晷長短謂之陟降景長則夜短景短則夜長積其陟降謂之消息進交曰

交會交而周曰交終交終不及朔謂之朔差交中不及望謂之望差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五星見伏周謂之終率以分從日謂之終日其差謂進退中氣議曰曆氣始于冬至稽其寔蓋取諸晷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曆推之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曆則壬子蔀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在正左氏

記之以懲司曆之罪周曆詩巳丑二分殷曆詩庚寅一分殷曆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曆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曆也緯所據者殷曆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曆月氣專合于緯麟德曆合專于傳徧取之故兩失之又命曆序以為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于後考其蝕朔不與殷曆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矣氣差

八日夬上不合于經下不足以傳于後代盖术衰
平間治甲寅元曆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
壽王說黃帝調曆以非大初有司劾官有黃帝
調曆不與壽王同壽王所治乃殷曆也漢自中
與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
元其所起在四分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延
光初中謁者亶誦靈帝時五官郎中馮光等皆
請用之卒不施行緯所載壬子冬至則其遺術

也魯曆南至又先周曆四分日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為十二月晦壬子為正月朔又推日蝕密於殷曆其以閏餘一為章首亦取合於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曆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曆皆得甲申以玄始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三為率推而上之則失

春秋辛亥是歲分太多也以皇極曆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曆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入失春秋己丑是歲分太少也故新曆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漢會稽東部尉劉洪以四分疏闊由斗分多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減餘太甚是

以不及四十年而加時漸覺先天韓翊楊偉劉智等皆稍損益更造新術而皆依讖緯三百歲改憲之文考經之合朔多中較傳之南至則否玄始曆以為十九年七閏皆有餘分是以中氣漸差據渾天二分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進退不齊此古人所未達也更因劉洪紀法增十一年以為章歲而減閏餘十九分之一春秋後五十四年歲在甲寅直應

鐘章首與景初曆閏餘皆盡雖減章閏然中氣加時尚差故未合于春秋其斗分幾得中矣後代曆象皆因循玄始而損益或過差大抵古曆未減斗分其率自二千五百以上乾象至于元嘉曆未減閏餘其率自二千四百六十以上玄始大明至麟德曆皆減分破章其率自二千四百二十九以上較前代史官注記惟元嘉十三年十一月甲戌景長皇極麟德開元曆皆得癸

宵蓋日度變常亦祖沖之既失甲戌冬至以為加時太早增小餘以附會之而十二年戊辰景長得己巳十七年甲午景長得乙未十八年己亥景長得庚子合一失三其失愈多劉孝孫張胄玄因之小餘益彊又以十六年己丑景長為庚寅矣治曆者糾合衆同以稽其所異苟獨異焉則失行可知今曲就其一而少者失三多者失五是捨常數而從失行也周建德六年以壬

辰景長而麟德開元曆皆得癸巳開皇七年以癸未景短而麟德開元曆皆得壬午先後相戾不可叶也皆日行盈縮使然凡曆日在于常數而不在于變行既叶中行之率則可以兩齊先後之變矣麟德已前實錄所記乃依時曆書之非候景所得又比年候景長短不均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自春秋以來至開元十二年冬夏至凡三十一事戊寅曆得十六麟德曆

得二十三開元曆得二十四合朔疏曰日月合
庚謂之朔無所取之取之蝕也春秋日蝕有甲
乙若三十四殷曆魯曆先一日若十三後一日
者三周曆先一日者二十二後一日者九其偽
可知莊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襄公二十一年
九月庚戌朔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朔當以盈縮
進退為定朔殷曆雖合適然耳非正也僖公五
年正月辛亥十二月丙子朔十四年三月己丑

朔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朔十一年三月甲申晦哀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晦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朔二十年二月己丑朔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七月戊辰晦皆与周曆合其所記多周齊晋事蓋周王所頒齊晋用之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晦十一月丁卯朔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朔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朔

與殷曆魯曆合此非合蝕故仲尼因循時史而所記多宋鄭事與齊晋不同可知矣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朔原與人逐原伯絞而魯曆周曆皆差一日此丘明即其所聞書之也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楚戰于泓周殷魯曆皆先一日楚人所赴也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晦衛侯與北宮喜盟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三曆皆先二日衛人所赴也此列國之曆不可以一

術疎矣而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欲
以求合故閏月相距近則十餘月遠或七十餘
月此杜預所甚繆也夫合朔先天則經書日蝕
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
二日則原于定朔以得之列國之曆或殊則稽
于六家之術以知之此四者皆治曆之大端而
預所未曉故也新曆本春秋日蝕古史交會加
時及史官候簿所詳稽其進退之中以立常率

然後以日躔月離先後屈伸之變稽損益之故經朔雖得其中而躔離或失其正若躔離各得其度而經朔或失其中則參求累代必有差矣三者迭相為經若權衡相持使千有五百年間朔必在晝望必在夜其加時又合則三術之交自然各得其正此最微者也若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于經數之表常變于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曆之所能及矣昔人考天事

多不知定朔假蝕在二日而常朔之晨月見東
方食在晦日則常朔之夕月見西方理數然也
而或以為朓朒變行或以為曆術疎闊遇常朔
朝見則增朔餘夕見則減朔餘此紀曆所以屢
還也漢編新李梵等又以晦猶月見欲令蔀首
先大賈逵曰春秋書朔晦者朔必有朔晦必有
晦晦朔必在其月前也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
無朔是月不可必也訢梵等欲諸偏十六日月

朓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朔同時不得與日
考違等所言蓋知之矣晦朔之交始終相際則
光盡明生之限度數宜同故合于子正則晦日
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是以月皆不見若合于午
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是以月或皆見
若陰陽遲速軌漏加時不同舉其中數率去日
月三度以上而月見乃其常也且晦日之光未
盡也如二日之明已生也一以為是一以為非

又常朔進退則定朔之晦二也或以為變或以為常是未通于四三交質之論也綜近代諸曆以百万為率齊之其所差少或一分多至十數失一分考春秋終差一刻而百數年間不足成朓朒之異施行未幾旋復疏闊由未知躔離經朔相求耳李業興甄鸞等欲求天驗輒加減月分還革不已朓朒相戾又未知昏明之限互定朔故也楊偉採乾象為進疾陰陽曆雖知加時

後天蝕不在朔而未能有以更之也何承天欲以盈縮定朔望小餘錢樂之以為推交會時刻雖審而月頻三大二小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二者皮延宗又以為紀首合朔大小餘當盡若每月定之則紀首位盈當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立法之制如為不便承天乃止虞劆曰所謂朔在會合為躔次既同何患于頻大也日月相離何患于頻小也春秋日蝕

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劉孝孫非供得朔日以丘明為是乃與劉焯皆議定朔為有司所抑不得行傅仁朔始為定朔而曰晦不東見朔不西朓以為僭晦當滅亦訢詭之論淳風因循皇極皇極密于麟德以朔餘乘二千四十乃一万除之就全數得千六百一十三又以九百四十乘之以三千四十而一得四百九十八秒七十五太强是為

四分餘率劉洪以古曆斗分太彊乆當後天乃先正斗分而後求朔法故朔餘之母煩矣韓翊以乾象朔分太弱乆當先天乃先考朔分而後覆求度法故度餘之母煩矣何承天反覆相求使氣朔之母合簡易之率而星數不得同元矣李業興宋景業甄鸞張賓欲使六甲之首衆術同元而氣朔餘分其細甚矣麟德曆有總法閏元曆有通法故積歲如日分之數而後閏餘皆

盡考漢元光已來史官注記日蝕有加時者凡
三十七事麟德曆得五開元曆得二十三
沒滅略例曰古者以中氣所盈之日為沒沒餘
盡者為滅開元曆以中分所盈為沒朔分所虛
為滅綜終歲沒分謂之策餘滅分謂之用差皆
歸于揲易再扐而後掛也
卦候議曰七十二候原于周公時訓月令雖頗
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自後魏始載于曆乃

係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

卦議曰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說易本于氣而後以人事明之京氏又以卦文配期之日坎離震兌其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止于占災眚及吉凶善敗之事至于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不明自乾象歷以降皆因京氏惟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八十有二

節天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而與中氣皆終非京氏本旨及七略所傳按郎顗所傳卦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齊曆謬矣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夫陽精道消靜而無迹不過極其正數至七而通矣七者陽之正也安在益其餘小令七日而後雷動地中乎當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

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動于下升而未達極于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于震始據萬物之元為主于內則群陰化而從之極于南正而豐大之变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于地下積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

爲仲秋陰形于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于內群
陽降而承之極于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
爲故陽七之靜始于坎陽九之動始于震陰八
之靜始于離陰六之動始于兌故四象之變皆
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易爻當日十有二中
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曆又以
節在貞氣在晦非是
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 係星

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
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
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
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
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為一
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
甲子却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
鳥大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炫依大

明曆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
火亦過中矣梁武帝據虞劆曆百八十六年差
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
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却使然而此經緫始
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淳風因為之說曰
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
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巳
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正是又不然

分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
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
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為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
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
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執漏
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
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
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

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淳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歲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暑斗極南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于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

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爲之歲差乎孝通及淳風以爲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爲仲冬之候何必據昴于八度而未見又五日而駟見故隕霜則蟄蟲墐戶鄭康成據當時所見謂天根朝見在季秋之末以月令爲謬韋昭以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竭皆非是降霜六日日在尾末火星初見營室昏中于是始修

城郭宮室故時儆曰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理麟德曆霜降後五日大伏小雪後十日晨見至大雪而後定星中日且南至冰壯地坼又非土功之始也夏曆十二次立春日在東壁三度于太初星距壁一度太已顓頊曆上元甲寅歲正月甲寅晨初合朔立春七曜皆直艮維之首蓋重黎受職于顓頊九黎亂德二官咸廢帝堯獲于子孫掌天地四時以及虞夏

故本其所由生命曰顓頊其實夏曆也湯作殷
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為上元周人因
之距羲和千祀昏明中星率差半次夏時直月
節者皆當十有二中故因循夏令其後呂不韋
得之以為秦法更考中星斷取近距以乙卯歲
正月已巳合朔立春為上元洪範傳曰曆記始
于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
朔日已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秦顓

頊暦元起乙卯漢太初暦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復得上元始覩之際以惑民之視聽我夏后氏四百三十二年日卻差五度太康十二年戊子歲冬至應在女十一度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集會也會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爲房星知不然者且日之所在正可推而知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爲文近

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星北矣按古文集及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房者辰之所次星者所次之名其揆一也又春秋傳辰在斗柄天策焞焞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君子言之不以為繆何獨慎疑于房星哉新曆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炫以五子之歌仲康

肯是其一肇位四海復修大禹之典其五年羲
和失職則王命徂征虞劇以為仲康元年非也
國語單子曰辰角見而雨畢天元見而水涸本
氏見而草木節解駟房見而隕霜心火見而清
風戒寒帝昭以為夏后氏之令周人所因推夏
后氏之初秋分後五日日在氏十三度龍角盡
見時雨可以畢矣又先寒露三日天根朝覿時
訓爰始收潦而月令亦云水涸後寒露十日日

在尾本星度故命曰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寔非甲寅夏曆章蔀紀首皆在立春故其課中星揆斗建及閏餘之所盈縮皆以十有二節為損益之中而殷周漢曆章蔀紀首皆直冬至故其名察發斂亦以中氣為主此其異也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迹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乎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

不與古合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曆以參右肩爲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斗杓懸在下魁枕參首所以著中參也季春在昴十一度半去參距星十八度故曰三月參則伏立夏日在井四度昏角中南門右星入角距西五度其左星入角距東六度故曰四月初昏南門正昴則見五月節日在與鬼一度半參去日道最遠以渾儀度之

参体始見其肩股耗在濁中房星正中故曰五
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八月參中則曙失傳也
辰伏則參見非中也十月初昏南門見亦失傳
也定星方中則南門伏非昏見也商六百二十
八年日却差八度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
女六度國語曰武王伐商歲在鶉火月在天駟
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舊說歲在
巳卯推其朓朒極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歲也其

明年武王即位新曆孟春定朔丙辰于商爲二月故周書曰推王元祀二月丙辰朔武王訪于周公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受于及家語以爲十二年蓋通成君之歲也先儒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至十年武王觀兵盟津十三年復伐商推元祀二月丙辰朔距伐商日月不爲相距四年所說非是武王十年夏正十月戊子周師始起于歲差日在箕十度則析木津也辰

初月在房四度于易雷乘乾曰大壯房心象焉心為乾精而房升陽之駟也房與歲星實相經緯以屬靈威仰之神后稷感之以生故國語曰月之在所辰為農祥我祖后稷之所經緯也又三日得周正月庚寅朔日月會南斗一度故曰辰在斗柄壬辰辰星夕見在南斗二十度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師所凡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則謂之朏朏或以二日或以三日

故武成曰維一月壬辰旁死魄翊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是時辰星與周師俱進由建星之末歷牽牛須女涉顓頊之虛戊午師渡盟津而辰星伏于天黿辰星汁光紀之精所以告顓頊而終水行之運且木帝之所繇生也故國語曰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周氏出自天黿及析木有建星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

憑神也是歲歲星始及鶉火其明年周始革命歲又退行旅于鶉首而後進及鳥帑所以返復其道經綸周室鶉火直軒轅之虛以爰稼穡稷星擊焉而成周之大萃也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歲星與房实相經緯而相距七舍木與水代終而相及七月故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也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月其二月戊子朔武生

明王自克商還至于酆于周為四月新曆推定望甲辰而乙巳旁之故武成曰維四月既旁生魄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麟德曆周師始起歲在降婁月宿天根日躔心而合辰在尾水星伏于星紀不及天黿又周書華命六年而武王崩晉予家語以為七年蓋通克商之歲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甲戌朔已丑望後六日乙未三月定朔甲辰三日丙午故召誥曰惟二月既

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其明年成王正位三十年四月己丑朔甲子哉生魄故書曰惟四月才生魄甲子作顧命康王十二年歲在乙丑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曰惟有十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自伐紂及此五十六年朏魄日名上下無不合而三統曆以己卯為克商之歲非也大

有効于古者冝合于今三統暦自太初至開元朔後天三日推而上之以至周初先天失之益益甚焉是以知合于歆者必非克商之歳自宗周訖春秋之季日却差八度康王十一年甲申歳冬至應在牽牛六度周暦十二次星紀初南斗十四度于太初星距斗十七度少也古暦分率簡易歳乆輙差違暦数者随時遷革以合其変故三代之興皆揆測天行考正星次為一代

之制正朔既華而服色從之及統体守文時人代嗣則謹循先王舊制爲国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不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周初先立春九日日在営室古曆距中九十一度是日晨初太火正中故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也于易象升氣究而臨受之自冬至後七日乾精始復及大寒地

統之中陽洽于萬物根柢而與萌俱升本在地中之象升氣已達則當推而大之故受之以臨于消息龍德在田得地道之和澤而動于地中升陽憤盈土氣震發故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又先立春三日而小過用事陽好節止于內動作于外矯而過正然後返求中焉是以及于艮維則山澤通氣陽精闢戶甲折之萌見而莩萩之際離故曰不震不渝脉其滿

昔穀乃不殖君子之道必擬之而後言豈億度而已哉韋昭以為日及天廟在立春之初非也于麟德曆則又後立春十五日矣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周曆立夏日在觜觿二度于軌漏爲角一度中蒼龍畢見然則當在建巳之初周禮也至春秋時日已潛退五度節前月却抗在建辰月今以爲五月者呂氏以顓頊曆芒種亢中則龍

以立夏昏見不知有歲差故雩祭失時然而唐
禮嘗以建巳之初農祥始見而雩若據麟德曆
以小滿後十日三則龍角適中為不時矣傳曰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栽日至而畢十六年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
朔出奔齊東城向書時也以歲差推之周初霜
降日在心五度角亢晨見立冬火見營室中後
七日水星昏後正可以興板幹故祖沖之以為

定之方中直營室八度是歲九月六日霜降二十一日立冬十月之前水星昏正故傳以為得時杜氏據晉曆小雪後定星乃中季秋城向似為大旱因曰功役之事皆揔之天象不與言曆數同引詩云定之方中乃未正中之辭非是解德曆立冬後二十五日火見至大雪後營室乃中而春秋九月書時不已早乎大雪周之孟春陽氣靜復以繕城隍治宮室是謂發天地之房

方于立春斷獄所失多矣然則唐制宜以安撫
中天丹土功僖公五年晉侯伐虢小偃曰克之
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初服振振取虢之旂
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其九月十月之
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策
入尾十二度新曆是歲十月丙子定朔日月合
尾十四度于黄道日在古曆尾而月在策故曰
龍尾伏辰于古距張中而曙直鶉火之末始將

酉降故曰責〻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蝕士文伯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新曆是歲二月甲辰朔入常雨水後七日在奎十度周度爲降婁之始則魯衛之交也自周初至是已退七度故入雨水七日方及降婁雖日度潜移而周禮未改其配神主祭之宿宜書于建國之初淳風駁戊寅曆曰漢志降婁初在奎五度今日蝕在降婁之中依無歲差法食于兩次

之交是又不然議者曉十有二次之所由生然後可以明其得失且劉歆等所定辰次非能有以覩陰陽之賾而得于鬼神各據當時中節星度耳歆以大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前五度故降婁直東壁八度李業興正光曆冬至在牽牛前十二度故降婁退至東壁三度及祖冲之後以爲日度漸差則當據列宿四正之中以定辰次不復係于中節淳風以冬至常在斗十三度則

肯以東壁二度為降婁之初安得守漢曆以駁
仁均耶又三統曆昭公二十年己丑日南至失
麟德及開元曆同然則入雨水後七日亦入降
婁七度非魯衛之交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
朔日蝕史墨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
謫開元曆是歲十月辛亥朔入常立冬五日日
在尾十三度于古距辰尾之初麟德曆日在心
三度于黃道退直于房矣哀公十二年冬十有

二月螽開元曆推至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
年冬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巳亥朔先寒露三日
于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次火星明大尚
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潛日下乃月令蟄虫咸
俯則火辰未伏當在霜降前雖節氣極晚不得
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今
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方夏后氏之初八月辰伏
九月內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朝覿東方距春秋

之季千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自春秋至今又千五百歲麟德曆以霜降後五日日在氐八度房心初伏定增二日以月蝕衝校之猶差三度閏餘稍多則建亥之始火猶見西方向使宿度不移則仲尼不得以西流未伏明非十月之候也自羲和以來火辰見伏三覩厥變然則丘明之記欲令後之作

者參求微家以探仲尼之旨是歲失閏悳父季
秋中氣後天三日北及明年仲冬一閏啓仲尼
之言補正時曆而十二月扰可以奄至哀公十
四年五月庚申朔日蝕以開元曆考之則日蝕
前又增一閏魯曆正矣長曆自哀公十年六月
迄十四年二月總置一閏非是戰国及秦日卻
退三度始皇十七年辛未歲冬至應在斗二十
二度秦曆上元正月巳巳朔晨初立春日月五

是俱起營室五度節首日名皆直四孟假朔退
十五日則閏在正月前朔進十五日則閏在正
月前朔進十五日則在正月後是以十有二節
皆在盈縮之中而晨昏宿度隨之以顓頊曆依
月令自有十二節推之反不葉所記合而穎子
嚴之倫謂月令晨昏距宿當在中氣致雩祭太
晚自乖左氏之文而杜預又擬春秋以月令為
否皆非是與大同曆夏后氏之初冬至日在牽

牛初以為明堂月令乃夏时之撮記中氣推之不合更以中節之間為正迺稍相符不知進在節初自然契合自秦初及今又直千歲節初之宿皆當中氣淳風因為說曰今孟春中氣日在營室昏明中星與月令不殊按秦曆立春日在營室五度麟德曆以啓蟄之日迺至營室其昏明中宿十有二建以為不差妄矣

秘抄神道大編論曆全書卷第八終